



鍾伯敬先生遺稿序
先生全集歲癸亥刻



月捐館舍歲暮來赴其
五卽索遺稿約寬便相寄
而素車白馬亦復寥々適友
人劉石君心感知遇發憤附
舟沿江而上登其堂而拊其
棺與友夏居易周旋月許

持遺稿而還余甚媿之卽付
剞劂務為四卷先生以文
章治世垂二十年搦觚染翰
家類能歎頌余不敢復措
一語惟是一人之身遇會乖
蹇皆文人未有之厄請略疏

之玄士衡養犬搖尾寄書孔
愉贖龜中流左顧初心非責
報于二物感恩竟不異于人
情但呀然豁壑了無饜期屢
歛車魚有時倦聽十索而一
不從干取其百未已投遺文

於國中揭謗書於道側斯有
人焉高岡梧桐鳳皇於止滄
浪既清濯纓者至故松栢投
歲寒之分菴向亦結物外之
游豈料倚市賤流糟糠自命
之官幾日陽鱗竄來張耳

珮陳餘之印劉義攬韓愈之
金錐鮑叔憐負太丘道廣音
無取焉玄經音字無取贅牙
白傅新詩貴能上口蓋斧鑿
久而漸近自然波瀾闊而作
如平澹陶淵明稱隱逸之宗

穎延年以雕績為病味者中
邊皆枯菁華已竭號為鍾體
不亦厚誣文心趨尚萬殊詩品
源流各別同株異溉猶開紫
白之花二水襍投尚辨淄澠
之味况乎披林聽鳥聲貴相

求入海探龍珠歸以手鍾則
經營慘澹譚則佻達顛狂鍾
如寒蟬抱葉玄夜獨吟譚如
怒鶻解條橫空盤硬二子同
調其義何居積歎不情同於
污蟻斯之渭矣嘗謂文章

息共愛其流傳水火三災
為之聚斂藏舟於壑或有變
遷當風揚灰詎令速滅囑累
已屬世情排斥亦成底事吾
輩友其人而讀其書者以為
作數年之計傳之久暫有物

司之

天啓末年大寒節後一日門
下士徐波謹述

劉此書於浪齋

鍾伯敬先生遺稿目錄

卷

四言詩

五言古

七言古

五言律

七言律

五言排

七言絕

卷二

遊山記

序

引

卷三

尺牘

疏

德政記

墓表

墓志銘

祭文

書畫跋

像贊

卷四

家傳

附刻祭文

三篇

目錄

鍾伯敬先生遺稿卷一



弟快

手錄

譚元春

同閱

徐波

四言詩

自題深山圖

爭日分煙草木昭晦寒吹暄肅風泉斯籟壁岸
無階衡廬若對石走波停緩急時會崎嶇抵觸
兩存無礙尋梁契集坦步人外誰謂山空中有
嘯欬往來非無滅迹輕靄時候禽魚蕞淵之內

匪莫能圖恥躬不逮

五言古

武夷道中暮雨幾於無山而高低濃淡層層不亂恨元章一派開後人藏拙之路
小憇山署聊寫其意

山雨兼旣暮千峯化一雲誰知中歷歷界畫皆有紋惜哉米高後雲山日紛紜冥濛殘瀋外遠近未遑分下馬追所見落筆欲云云稍近巖巒出已復似朝曛

月宿天遊觀

靜者夜居高覩聞自孤遠奇光被形神所照皆如澣草樹與溪山共此煙霜晚立身仙掌上接筍峯初偃天月如逝波悠然何時返春淺夜復深萬象戎戎短筵聲起一隅千山萬山滿虛衷憶忘一遭物偶興感

出山十里訪水簾洞

出山又入山原爲水簾計本以水得名却有羣峯衛峯立如兩雄有時揖相避削壁外無覩水

源何所自各自成思理恥爲武夷隸觀其斷連
時實亦一而二中劈卽徑竇紆直行幽隧天日
在峽中少虧恒多蔽戴實或履虛置身有無際
欣慨交形神俯仰失天地石交橋洞生往來劣
得濟倏焉身世寬孤高覆幽異微雨日中來頭
數若可記看山行路人此物最所忌遊絲與貫
珠潤氣流清霽乃知是飛瀑遠從千仞墜至勢
反無喧聲光歸一細東西不自由分合果何意
水風若交蘆依倚作寒吹吁嗟水一簾蓄泄高
且遂羣峯養微源起落難思議

西湖早起

人作湖中遊我止湖中宿愛其朝與暮清暉始
幽獨奔悅先人起每逢西子沐萬柳飲朝光初
煙爲之綠遊人未出城溪山靜無屬寂如坐中
宵殘月被林麓湖陰積欲流晨曦潤如沃何人
當此時竊取娛心目

商孟和惠妙紙予託爲作畫贈別徐元歎
山水傳筆墨相關深未深又况借人手代予贈

友心代者何人哉心手能相尋妙繭引人意欲
畫中沈吟矣念所贈友卽君从所欽胡不遂命
筆君意亦欣欣經營停放間意到生霽陰數樹
染未半溟濛如重林泉流煙香內一縷界層岑
旣成笑相視春風吹我襟未免各散去留者四
壁音予歸時相思憫默援素琴

武昌令陳鏡清前以憂去遺六詩於寺壁
情文俱古欽其希聲詩志欣歎

雪月處川嶺精神自高寒陳侯恬曠士埋名簿
領間虛衷集欣感遭物觸其端比興不得已永
言出靜觀顥氣裹章句仁孝見一斑峻不可迫
視厥意乃安安章光闇然內牆壁淹獨難論世
疑古人今方食一官

吳門別孟和還閩與元歎同作

君作盡頭送送盡亦須離茫茫念前後遂生盡
頭悲何如送速返爲別今多時湖山吳越路與
君春共之鶯花隨水陸同爲行者儀相送漸相
忘別時始知君反作歸客題作送君詩

中秋雨後月

此夜秋不再無月猶啓扉前山隱若去年見忽
如歸片光離殘雨煙水是邪非

普安城陷門人吳公鬯孝廉由黔歷滇蜀

奔楚弔予廬居感賦

枝梧萬里途蹭蹬八年別老壯不必言理亂異
悲悅厥苞發自遼黔蜀爲三蘖如山頽鐘應倡
和肆屠裂書生無職守安坐受沉嶮妻孥寄草
露有泣不能血茫茫滇楚蜀如烏雲煙滅到時

憇一枝始驚途阻絕盡室聚纍纍彌表心魂子
感君萬死後師友情內切被衰啜粥身對爾愧
叨竊仕者遭時艱宜更安飽輒亂離鍊爾身筋
骨應如缺前途可無畏盤根與錯節

戢楞嚴注訖寄徐元歎

閱人數十載不容不索居咎譽去已足此外何
所須豈知獲微效習靜心迹俱縱非懲惡友亦
當反我初禁足廢叅訪良朋亦遂疎辛勤補孤
陋精進資願愚法味自供養不復觀他書諸根

本鈍闇無刀及其餘七載求密因心見欲豁如
淺深示真月究竟是是非除因果同本性頓漸殊
常途當其銜躡際交光非有無隱括取其要餐
採聊自娛人生非麋鹿何怪限荆吳萍蓬猶偶
值豈終隔一隅但恐再相見冉冉猶故吾

夏正甫調吏部再有此寄略述前後

用君處此地宜在六載前當其司遲速宵人亦
有權定力超寵辱况計後與先元老具心目知
君非一年壁完今歸趙安見瓦礫全予本非君
匹兼恥相繫援君或別有取焉問愚與賢念予
與當路恩怨無所連肯立見摧碎如石壓卵然
復何煩指授繩根透攀牽雞肋誠瑣屑宛轉辱
尊奉君時處閒曹疑謗代爲肩以茲操衡鑑幽
滯何弗宣往事算飄瓦細故久棄捐虛公恒言
爾舍此無規瑱努力酬高義夙夜以乾乾敢云
永終譽恒恐多尤愆

七言古

瑞光寺塔燈歌

塔中燃燈一夜太湖三日
無魚是夜與徐元歎同遠

此塔賦

大哉悲光照何許。慈力難名拔衆苦。一宵塔下
暫燃燈。三日湖中堪斷罟。未了衆生生死緣。殺
生放生竟何補。光中大衆念佛聲。衆生尋聲同
往生。無生可放何處殺。流水長者坐忘情。願同
湖上捕魚者。蓮花香裏共經行。

五言律

九江阻風示陸君啓年丈

何以潯陽泊。依然前日風。歸途原未改。轉境不
相同。訪舊逢佳地。懷新愛遠空。無窮奔悅意。身
只在舟中。

題秋山讀書圖

中歲知名久。於今思讀書。捫心時自愧。屈指歲
無餘。圖史空成架。谿山未定居。何人秋色裏。懷
抱古今如。

別閩士二首

爲許玉文轉
晉之齊望子

多生爲學究。官不脫諸生。斟酌隨羣品。寬嚴在
一誠。未能背月化。聊復此時情。但勿相浮慕。空

留師友名

又

別事閩偏早交情楚最悲江颿猶未掛岸柳已
先垂此去吾將隱君歸自有師維舟無限意端
在執經時

過溪至萬年宮舟歷六曲上天遊觀宿

丘壑最深處不離衢路間靜喧爭一渡次第入
諸山流去峯相顧舟停石所攀回看溪未遠車
馬幾曾開

其二

登山從水始此理有難言一棹聲將沒孤峯影
若存不須將某處定以屬何源曲直成單複亭
攀變客魂

其三

隊龍潭

武夷溪妙處不以淺深求山勢有時止潭聲至
此幽魚龍千古夜陵谷一隅秋却自能冲照燃
犀無可搜

其四

雲窩陳少司馬幼溪所住

溪山將半處止此意何如早入高人眼先成靜
者廬筍茶隱所取妻子可同居井竈猶堪問鳩
巢借鵲餘

其五

莫謂看山便於茲幾度行歸途纔信宿遊事亦
經營不雨兼能月方春恰又晴蒼蒼煙杳外下
視候分明

宿天遊觀已是第六曲初由五曲捨舟至

此次日將入舟終九曲之遊與行里許

已至七曲詩紀往還所歷

武夷源九曲上下以舟從捨棹無三里過溪第
七重前途猶未定來路却相逢只似遊方始新
看昨日峯

其二

下城高巖
一僧所止

名山河所憾遊半未逢僧照水憐孤影懸巖占
一層威儀粗已具燈鉢果誰承送我前溪去依
依別未能

其三

小桃
源

仙源一以閉。雞犬去悠哉。山徑偶然盡。水聲何自來。暫因人未識。聊許洞猶開。豈復如秦隱。頻爲漁子猜。

其四

仰接筍峯
不得上

亦識險將盡。到時心目寬。斷連無百尺。俯仰若千盤。自歎來偏晚。非關上獨難。却思登岱日。垂手步層巒。

其五

三曲捨舟行七里尋靈
巖一線天風洞諸處

歸舟溪且盡。中止亦何心。清汎所不到。幽棲聞更深。天分巖一寸。月半壁千尋。斟酌今宵宿。應逢光滿林。

其六

宿虎
嘯巖

若比天遊宿。高深漸不同。置身星月上。濯魄水煙中。登涉頻勞目。眠餐可息躬。明朝仍理屨。往返此山中。

其七

玉女
峯

脉脉盈盈處。行行止止時。變如頻作態。靜不可求。思影好禽魚。悅神寒水月。知分形垂顧。眄迎

送意無疲

別元歎

與孟和送
無錫

同送歸閩客送君猶未遑誰知停棹近已是別
途長去去皆良友遙遙尚故鄉明年春草日此
地莫相忘

荅韓晉之秀才詩并書

憐君水鏡骨風雅又多情古學煩相守高懷從
此生窮常欣創獲孤不廢浮名斟酌清和理相
期德有成

九日集謝彥甫吉甫陸舟亭賦贈

生來同水國安可暫忘舟所以城中舫常依天
際流秋清表星月燿遠見鳧鷗况值登高日蒼
然眺聽周

又

湖煙綠不已森若萬波然近卜城頭宅頻登屋
裏船潤流書畫外光在足纓前君自乘驄去閒

齋借坐眠

時彥甫將北
上就臺班

送譚友夏里選北上應京兆試

老至畏分手送君觀國光如何征路苦翻願別
時長坦步高文售加餐病母康緣茲寬內顧留
滯亦嘉祥

又

我遊君獨處君出我端居家國分身是升沉曷
地如友朋咸勸往車乘莫教虛况值鶯花月沿
途似故廬

又

少予年一紀猶作後時看自是知名早非關待
價難弟兄分筆墨鄉國換衣冠莫羨王陽綬相
期路正寬

孫女詩 二月初七週歲

生女嬌於子尤憐是女孫禮無妨一抱慧豈在
多言週歲添新事他生種愛根目前稱太父貽
厥不須論

又

陶公本多子猶作慰情言梨栗兼分女箕裘不
責孫強存三世數難記一年恩亦是詩書種何

須出相門

送謝吉甫入都兼寄彥甫

年少稱同學鄉書附令兄
一雙仍待價第五本
齊名我病宜先老君才見晚成作賓今上國
卽此是家聲

初聞鶯

三月初一日

鶯聲與山色不以閉門無空外來誰觸閒中取
自娛始驚三月至深念一春徂此際能先覺虛
懷領納殊

驚聞岳季有年丈解官歸詩以問之

經旬不相見忽道具歸舟未敢遽言送猶疑庶
可留出疆應有故接浙向誰謀人作蓴鱸想傍
觀多隱憂

寄懷沈雨若病

年年聞爾病卽以病爲醫養嗇今何地工文亦
此時閒來應有得習久反相宜茲意人難告身
經處始知

僧開子南遊贈詩荅送

我已斷文字師方損贈言猶將今愧悔謬作昔
推尊六代津梁地諸緣悟入門從茲深道力不
復患名根

七月十五日試芥茶徐元歎寄到二首

江南秋芥日此地試春茶致遠良非易懷新若
有加咄嗟人器換驚怪色香差所賴微禁老經
時保靜嘉

又

千里封題秘單辭品目忘

元歎未答
予茶詩

在君惟遠

寄聽我自親嘗曾歷中冷水當添顧渚香病脾
秋貴暖啜苦獨無傷

喜袁述之舉孝廉二首

文士肯登第高人偏動情誼何關世講價匪藉
時名落羽堪相慰懷珠必見明一身通塞事觀
望亦非輕

又

豈真須一第用以託吾躬羔鴈時難免弓旌世
與同門風騷雅外道氣寵榮中喜說君先子

謂中

海虞 卷一 郎先賢賢俗論公

贈陳翁七十

七十尋常事。如君可曰希。直心能入世。古道本忘機。賢貴多分席。官私少叩扉。高年叨賜爵。無改舊冠衣。

寄懷表兄王幼振兼要枉過

病來疎舊友。老至念周親。五十餘中表。存亡凡幾人。回頭梨栗日。彈指杖輿身。莫悔前時闊。從今相過頻。

送可上暫還永新訂明年之約二首

只如行脚者。瓢笠孑然來。為許予重到。因寬爾暫回。友朋容易散。生死默相催。最是蹉跎處。離羣眼倦開。

又

近家偏不問。到此却思歸。往教誠為幸。相辭未必非。翻因迴棹速。深悟現身希。自有當機日。逢君再叩扉。

元夕舟中雨

此夕豈煩雨。佳時偏在舟。家居元未樂。途次復何尤。歲儉燈難接。村荒月不留。張皇今歲事。土鼓報前頭。

七言律

蕪湖立春

辛酉十二月二十五日

七日途中序暗移。故鄉風物已孜孜。園梅太早難相待。堤柳雖疎不肯垂。除歲春生微雨夜。客舟家共一燈時。入閩歸楚明年事。此際茫然不敢思。

陸君啓衙齋望廬山晴雪

山下齋頭遠。漸平春光明。滅遞相生千峯別。作空中色萬象俱。爭雪後晴散比輕煙。微有着懸如亂瀑。但無聲匡君自捧全身出。免却衝寒頂上行。

訪曹能始潯陽所住却寄

興來興止去留身。買宅潯陽却反閩。亭飮偶然來好友。江山終自待高人。近營謝墅鶯花穩。久識匡廬面目真。未必君平今可得。賞文析義不

無因

李守初司李招飲赤壁賦贈

幾番還往未曾留乘暇登樓當入舟我愛是時
偏值夜君言此水更宜秋苦邀翰墨存名蹟常
恐琴尊失勝流歲序書來成妙合却逢壬戌又
同遊

賀可上居士曾爲予說楞嚴大義癸亥從
予閩署重爲披剝予出按部歸遽爾言
別感賦一詩

承事淵人屢未明多慙夙昔善根輕密因每向
臨時吐大悔方從別後生共坐夏秋無半月相
從閩楚幾千程他時儻接如來水恰是今朝報
子情

裴村望武夷山作

壬戌四月入閩

始信登臨事亦艱入閩遙揖此溪山森森已自
成簪導歷歷非惟列髻鬟衆壑同時分早暮一
峯隨處見靈頑天工人巧無從說元氣淋漓斧
鑿間

訪曹能始園居

選勝高低有所因，入門魚鳥始相親。
扁舟轉見山多面，一水圍周閣數巡。
幽感亭橋先入夢，天人宮館本隨身。
浣溪夔府俱留宅，遊止蕭然意屢新。

君有宅在廬山

商孟和送予還楚憇茶洋驛澗亭有作奉

和

勞勞暫止意無加，忽值山亭小澗斜。
屋裏聞聲驚夜壑，墻頭飛片覓春花。
爲官興盡仍求友，送客情深欲到家。
歸路漸看酬對少，身心隨處入幽遐。

別武夷山

九曲將終奈若何，豈應歷遍意無它。
花爭麗日誰能後，鶯惜新聲不肯多。
因想未忘知在夢，於遊難卜且留歌。
買田築室良非易，珍重機緣一度過。

飛來峯

有引

飛來峯者峯飛來界處靈隱天竺間者

也內靈外朴變幻千端橫闊豎高據蟠
兩寺去乘願力如隨一錫飛來住值機
緣曾喚雙猿使出有石皆佛莊嚴數過
恒沙無洞不僧梵誦聲流燈鉢心起怖
驚詩存悲仰

何處中宵失此峯。風雷相送鬼神從。隨方所止
原無擇。有地誰除恰可容。千佛身生巖面面。一
燈影出洞重重。誦餘耳往聲來際。同食難分兩
寺鐘。

王岵雲大司馬六十

國步多艱敢引年。功高勞苦暫歸田。三韓表餌
臣心竭。百畝桑麻帝寵專。屈指春秋纔六十
藏胷組練尚三千。應知雪恥分憂意。已在宵辰
拊髀先。

閩歸屢過寒河始有此贈

十月十五夜作

每經信宿意難諉。盡室何脩住此園。月出初冬
知夜好。風來半樹覺秋存。影移徑竹如他處。響
落溪煙只一村。予始得歸君欲去。孤燈珍重水

邊言

時友夏將入京

又

漸熟新居似宿成到家未久幾經行冬留殘霽
添山色月帶初寒照水聲橋徑尋常開別想亭
臺隱略換佳名誅茅向欲分餘地我住君來具

日情

予欲構軒園中來即居之

三月三日

是日欲雨

上巳年年士女情怪予懶出水邊行鶯花所在
原無主風雨相遮尚有名不爾良辰何草草因
之靜理亦生生小樓臨眺依稀處江影山光未

隔城

癸亥自閩歸過白門訪夏正甫年丈不值

今將遣候適聞其調銓部報故有未二

句

歸舟無故泊金陵欲與君言竟未能往事自堪
留古道微官何足累良朋交難絕處情為贅名
漸消時福或增孤直請從知己始彈冠久恥說
同升

遣使吳門候徐元歎云以貧畀茶行

猶得年年一度行嗣音幸借采茶名雨前揣我

誠何意天未知君亦此情惠水開時占損益洞

山來處辨陰晴獨憐僧院曾親焙竹月依稀去

歲情

元歎有虎丘竹亭僧院焙茶見寄詩

寄懷范長倩念去年過訪不值

歸途曾記到門前君去黃山或偶然張薦似先

逃入竹子猷原不欲回船鶯花獨對仍三月雞

黍相逋又一年何日好懷重補却吳天楚水亦

隨緣

同遊肩生年丈陪丘毛伯年丈宴集王孫

園共得遲字

二君俱官侍御

意外章江邂逅時風吹語斷各安之別來覲面

良非易見後掀髯敢道遲驄步不殊何所避馬

行曾附又相隨可知字字生寒色一日清霜借

莫辭

病中聞顧醒石年丈解督學任南歸驚起

賦別

時秋試

偶憶尊鱸去不謀茫然無暇問其由憐予未起
三秋臥幸爾猶傳數日留女欲結褵慈母別師
將徹帳後賢憂他時節鉞重來楚門下公卿正
黑頭

王以明居士訪予江夏送之南遊

客裏朋來病起初足音遙聽宿痾除長途亟亟
相思友暮景惓惓未刻書哀我多聞生有漏乞
君一語度無餘入山期定歸宜早好共維摩丈
室居

聞友夏下第喜其五弟正則薦鄉書

看君諸事稱心多歷試其如一第何囊壁身藏
疑化石園荆手植轉成柯兄兼父教收全績母
見兒歸豁積痾門內乘除堪悟取讀書學道更
無它

過王幼補感賦

老來相對似殘冬親串雖存漸下春喪子君猶
餘碩果爲官予已見龍鐘鹿柴無恙經年別雞
黍依然舊日供但得長留衰病在莫辭邨市互

過從

賀可上自南都過訪爲予疏性相大義賦

詩志感

寒江歲晚踏蕭森不是懷人命駕心半月殘燈
晨夜少一年遠札鴈魚深肯將口耳虛高義自
辦肝腸領妙音此別敢忘霜雪裏束書載筆特
相尋

友夏歸同賀可上及五弟快訪之

親健家安又故園依依帆影戀前村甘遲上國

三年薦喜共寒河一夕言遠友來逢書劔返小
童迎報菊松存時情遊倦初看斷明眼閒心好
閉門

除夜同胡元振王子雲李宗文守歲江夏

客寓

積幾宵晨過五旬爲官爲客半生身隔年煖氣
迎新歲連日晴光作好春燈燭無多今夕語主
賓全是異鄉人尋常悲樂言朋友此際相依始
覺親

早春寄書徐元歎買芥茶

含情茶盡問吳船書及江南又隔年遙想色香

今一始俄驚薪火已三遷歲一買茶今三度收藏幸許

留春後遵養應須過雨前何處驗君親采焙封

題猶寄竹中煙

五言排

舟發荻港

壬戌正月初二日

江雨風偏順淹留及厭晴不辭春靄重轉喜早

寒輕夜半西南靜西南風適止煙中五兩生今朝離

岸日隔歲到家情梅影若來去山光相送迎圖

書千里暇香茗一窓清始信從流上猶能快意

行開帆邪許後舟水更無聲

豫章阻雨訪朱鬱儀宗侯羣從子侄俱在

坐賦贈

豈獨關江雨。征途不肯前。渴饑誠夙願。進止有

奇緣。投刺非徒爾。登庭已豁然。時名舟馬內。道

氣杖輿邊。懷爾如新霽。逢予屬暮年。壯心羞視

蔭。閒語盡憂天。風好長松似。才難碩果全。詒謀

文獻永食報子孫。賢達漸同爲羽弓。旌幸比肩。

時宗室新開制科 教家兼體國。忠孝定應傳。

送陳正甫先生之少農任

側席思元老。持籌借大農。邦家心篤摯。出處迹
雍容。默默觀時靜。遲遲赴命恭。國儲聊暫佐。聖
眷有攸鍾。遍地聞徵調。頻年議守攻。循良生不
易。叅罰數難供。腹餒徒剗肉。膏殘况養癰。此途
尤掣露。他事半彌縫。愛莫能相助。思真欲往從。
杞憂無損益。蒿日有夔龍。

寄荅王半菴中丞

風俗輕騷雅。文衰固所宜。大人能擇細。賤子自
安卑。書起柴荆色。詩含冰雪姿。緇衣徵素尚。編
帶愧先施。筆墨虛懷見。津梁厚道爲。侏儒通體
短。一節荷相知。

甲子歲冬

山岳中宵徙。冰霜烈日生。豈知原有故。祇覺太
無名。默默非人力。囂囂自物情。感欣家異向。詫
歎戶同聲。屢變終歸盡。羣疑不欲平。尺波溟海

立寸穴大隄傾口託冥鴻去心危伏馬鳴機緘
宜早辦耳目莫徒驚疾步行俱亂溫詞禮未成
從來談出處窮路始分明

七言絕

幔亭峯

幔收亭去一峯存杯酒區區眷屬恩偶悟仙家
煩惱處吞聲風雨送曾孫

大王峯

靈朴端妍各一方冕裳終立水中央神仙不出

凡胎骨自是人間帝與王

翰墨石

往來詩客畫師身一笏懸煙獨自珍閱盡遊人
終不與千年巖壁墨磨人

仙船

在藏峯壁中

因巖剝木戲爲船更着危橋閣半煙有意欲添
疑一段不居溪畔不天邊

小九曲

零星數石互因依面目非無具體微過眼經心

難記取小存樣本待君歸

呼來泉

在御茶園內製茶最佳每茶時令眾以金鼓揚聲呼曰茶發芽泉即

至一名通仙井

水愛靈芽聽所需每隨茶候應傳呼從今不作

官家物臺上猶能喚出無

仙掌峯

一壁能專數折流朝煙夕照未曾周分明有持

無伸屈數盡來人又去舟

陷石堂

石堂寺名陷於宋天聖間墜石頽倚遂為小桃源橋洞

數窮劫壞佛居移橋洞橫斜陷石為借作桃源
門自可就中成毀不須知

百花莊

尺寸荒園盡種茶。山中二月恨無花。誰知買地
營香國。自有閒情別一家。

開殘梅花

湖上尋梅過仲春花前已是後期身誰留片影

孤山側欲伴桃花欲待人

未開桃花

西湖三月看花舟。看盡桃花不肯留。今歲特教
遲數日。清明上巳在前頭。

熱甚偶憶去歲過吳門。閱徐元歎所藏周

武王扇暍圖

四海清涼玉露林。道傍偏念一夫深。從官不敢
輕陰立。天子停車赤日心。

倣王孟端筆意寄閩中許玉史

入夏寫秋色。溪山氣已悲。計子書到日是子卷
開時

遺稿卷一

鍾伯敬先生遺稿卷二

譚元春

弟快 手錄

馬士英 同閱

顧凝遠

遊武夷山記

入閩自崇安縣南至省會八百餘里。周始於山
去縣三十里之裴村。隔溪望形神。猶譎疑不爲
山。疑不爲山而習者。創恒者。奇人始作山想。欣
然思一至者。武夷山也。山之情候在溪。溪九曲

山或應或違而無所不相關往往用舟繇一至九終武夷遊事而自縣南來者去山十里有水簾洞最勝洞在山之萬年宮左按圖乃與一曲諸峯鈎連異嶺同勢如兩人背立遊宜從此始或曰七曲有徑可達此洞則其離合斷屬之故又不可問也予以天啓三年癸亥歲北歸楚則路先裴村度溪憇山下萬年宮雖欲始水簾洞而不能故事藩臬閩司遣吏送出關住此作答事竣爲二月初八日友人商梅身送予至此曰

遊武夷右之右之耳蓋凡曲在宮右故也遂稍理遊事大要宮在山爲郵舍在他處已作深山然大王與幔亭二峯似處宮後入卽見之及舟始一曲始正立溪左莊甚至二曲枕藉傍小峯軒輊成態然遊者皆以爲一曲中物也而一曲所有之峯如大小觀音與獅子與二曲之玉女入舟皆見舟行稍遠則獅子沒三峯去一爲二又遠則小觀音沒二復爲一然三峯不以出沒爲有無也玉女靜好秀羸屢遷多姿一曲之未

至與三四之已過者心目延延皆不能忘情於此雖欲專屬二曲而不能也然二曲用此爲標標二曲者峯不可數小藏爲最四曲者不可數大藏爲最其下有臥龍潭焉標五曲者不可數仙掌大隱屏接笋爲最六曲則天遊觀觀左右之晚對蒼屏三教大小城高巖爲最若一曲之大王幔亭二曲之玉女也予初八日之遊至六曲止念一日中已分其一繇建陽行四十里至此而餘其二以終六曲是以三曲之靈巖一線

天虎嘯巖諸處不能往往非輿行六七里不可如是是以三曲專一日亦不爲過念霽甚是夜天遊觀之月居高及遠當爲溪山之鑑宿無良於此者出舟仰小藏壁中仙船而去乃繞其背至臥龍潭潭在大藏峯下九曲之水清無隱鱗雖淺亦自可而此水以潭名奇爲靜深淵淵然如隱沒而不恒流焉繇此趨平林渡未終五曲以輿代舟尋大隱屏朱晦翁書院在焉當諸曲之中溪山所會也翁自有記接笋峯鴈次相綴

書院在峯前而雲窩在其後雲窩者陳少司馬
省所營公長樂人住山十二年因崖割勝居處
廬旅部署歷歷法趣相生使後至者有鳩借鵲
巢之思焉予留詩見志乃循仙掌峯曲折緣沿
步夕陽空翠而上繇石門入上天遊觀是夜宿
焉頰接笋峯地高天近空水煙霜俱化爲月一
光所往未見其止始知身在山中與商子亭中
坐立相對惟恐其旦旦則登一覽臺臺高於觀
三曲之水反在其下可濯可鑑見大王峯復莊

甚降復問舟蓋初九日也意當從五曲始不知
六七曲邊際已銷付仙掌筍輿中舟待於十曲
久矣乃從此入舟以故六曲之蒼屏上下城高
巖小桃源俱未遑問焉標七曲者爲北廊巖天
壺峯八曲爲鼓子三教峯百花莊九曲爲寒巖
靈峯觀恬目緩趣佳處領其要而已行至九曲
徑夷目曠有出山之意念巖壁之散處溪左右
爲舟所未至及舟至而步未及至者雅不欲以
旣倦之心目償之乃回舟棹聲未滅已過天遊

觀誦謝康樂空翠難強名之句望昨夜所坐立
亭子危仄似非可着足處仙掌雖一峯橫據甚
廣籠映可數曲緣壁甫窮遂廢五六曲之舟有
以也將達五曲步至接笋峯下欲登而不敢必
陳力進止繇一小門入入得一亭可憇其絕所
有雞胷巖受趾以外深不見底以絙度而峯本
不甚高依壁爲木梯級不盈尺凡七十級而予
以病後不能登有詩云自悼來偏晚非關上獨
難謂遊山須及時興日進而具日減年所爲也

一道士手茶果躡梯下步甚安承飲焉山中人
以種茶代耕茶推接笋爲妙輿而舟舟而又輿
返尋六曲之蒼屏峯城高巖巖半廬一僧僧亦
山中所少也輿而又舟度溪間所謂小桃源者
按圖舊有石堂寺宋天聖間中夜風雨陷之所
陷之石倚垂者爲洞墜者爲梁水聲出洞梁中
憂憂者爲澗凡爲石門者二劣得抽進乃有田
園廬舍桑麻雞犬不知其爲山中也幽險之極
得坦曠者反以爲異武夷可居無過此者入舟

過四三曲玉女大王諸峯數面成故反宿萬年
宮遊事可終念山中宿處高莫如天遊深莫如
虎嘯乃捨舟橫斜行六七里許問靈巖巖不甚
高石覆如廊洞如比屋堂寢略具檐牙所交天
光入隙廣不踰寸長百之如線者一線天也橫
有隙繇一洞又穿一洞既至寒吹如晚如秋者
風洞也望衡對宇可往可來者伏羲洞也日暮
矣返宿虎嘯巖巖高於靈巖立而微頰以覆綴
壁之屋僧居之屋亦瓦然終古不知有雨是夜

月甚煙光如溪使人欲汎予詩所謂置身星月
上濯魄水煙中者是也明日繇二曲入舟尋止
止菴山中無桃花大要爲茶所奪唯靈巖以往
及止止菴稍粲粲如瓶中物亦自可念還繇舟
揖玉女峯舟所漸近大小觀音獅子峯復爲三
飯萬年宮訖具威儀而行不自以爲遊人矣左
行十里道傍得一門如竇易筍輿而入坦步二
里許丹霞障玉柱火焰二峯桀監上亂煙日羣
峯夾之徑漸仄兩壁相拒如行三峽中水間關

阨於石紆直不自繇者爲澗而不能爲溪然昇者亦跌而頻濟石益束厥勢殆交交則爲洞如小桃源而大險倍之洞窮徑出復有天日乃都水簾洞石壁壁高而頰故所覆甚遠去壁數百武已覺晴日內餘飛如雨久之始知流從壁上來屋挂於壁欄周之拾級憑欄如人執噴壺往來絕頂滴瀝如絲東西游移或東西分弱不能自主恒聽於風洞以水得名峯勢雄整而水之思理反細聲光微處最宜靜者非浮氣人聽觀

所及也予初不知水簾洞與武夷已隔一溪相去又十里何以相隸旣而悟昇人頻濟處已還度溪原未嘗隔也鍾子在返武夷三日覺遠望疑不爲山者身到處無非山山不知有曲溪爲之溪不自謂曲之必九汎溪者爲之水簾洞與武夷一而二二而一自縣南來者宜以此爲遊事之始來者甚銳望九曲不能待姑俟其歸歸則韻者如食宜飫俗者如倦欲寢故竟亦過而不問也商子道予決計以水簾洞終武夷遊事

爲月之初十日

序

首楞嚴經如說序

夫妙性真如是謂大佛頂見相永離大定堅固
斯名首楞嚴菩提始滿乃始中終之所不得異
而過現未之所不能殊也顧圓通止趣一途脩
證必資萬行所以用果爲因故因曰密因諸經
所同而茲稍異乘因得果故義曰了義諸經或
略而此獨詳行此乃能成佛昧此無繇結經然

舍利得秘記涅槃兼緣覺聲聞而畢舉阿難請
最初方便雖內秘外現而俱遺斯何以故願樂
欲聞蓋法華成功而身已退追譚中路所經楞
嚴就學而志無前預斷化城之想結集者明眼
利根棄小舉要寶几旣迴而迹來宛爾法筵未
散而看去了然故陳義不待其終開經已示其
極括五十五位中約佛子善超之數語而圓通
之法已見前矣就二十五聖內舉目連拘絺之
六尊而圓通之人豈外此乎古今名宿分曹豎

義殫力叅微互有短長交相補救通聖凡之驛
騎作迷悟之津梁顧意義之幽深會者未易卽
文辭之巧妙滯焉亦多如初次徵心語未終而
忽及莊嚴之路再番顯見旨未明而先放佛面
之光廣陳七大圓融之滿義獨拈三科見識之
偏辭若不達舉一例餘之法幾疑爲行文脫簡
之條近三懷法師說法以辨才無礙妙天下而
不注一經人問其故曰和尚先不識文理安得
注經若不得已以文士之筆代僧家之舌庶幾

相濟不致兩傷旨哉斯言幾於無我夫行文之
妙徑難解已如斯矣况析理之深心要眇當何
似焉要其大槩亦略可言舉開闡之大心作攀
援之妄想幾次破心本以追搜賊首七番覓處
公然黨護盜窩猶欲借阿難不定之辭用以混
如來無方之體抗佛尤深叛經斯甚生死之本
根有二緣心最粗業識爲細豈容一往無分菩
提之途路無多真心獨露見性自除焉得兩存
不廢旋妄而得法忍所旋者豈七番所破之心

合湛而至不搖所合者正八識所邊之際見見
何時乃如來照生相無明之候聞聞何法斯菩
薩入見前寂滅之門衆生卽佛而世間語言未
可入其知見萬法唯心而藏中體性何嘗雜彼
色空從破自破他破共破無因悟生滅之本無
故曰聞曰思曰脩曰如幻證圓通之不隔無和
合無不和合離無可離非因緣非不因緣遣何
從遣見在業果衆生遷流誠爲有故未有山河
大地能所定屬何人苟不詳其相續之荅終難

豁夫忽生之疑衆生緣斷而因且不生諸佛覺
全而迷豈復作細惑旣除諸魔自遠第現業惟
行可銷宿愆非咒不敵旣從頂出卽是佛身立
見邪逃豈關魔號言思已斷證悟斯存等妙前
之頓漸境自分明乾慧後之淺深人多混濫諸
天因地不真何以寄回心之聖二乘取途非錯
何以墮邪見之流卽數處之覺迷關全經之明
晦豈宜自信粗心不務深通實相以此不揣頑
冥妄希信解研討五年栖尋衆典永新賀居士

中男慧性辯才深心閱覽昔聚白門演說者數
過中來閩署披剝者四旬辨因果於茲經所異
同於諸教較如觀果快若拈花自謂厥衷所蘊
非緣予筆不宣亦恐遺忘勉爲疏緝七卷以前
已懷強半八卷至末賀說居多諸家舊解義已
安而文未圓者通其違隔酌其複單幾回易稿
劣得成書是歲冬居士來楚重事推詳猥蒙證
可因取經中如所如說之語名之如者准佛五
語之一也

贈唐宜之署潁上縣事序

吾友吳興唐宜之東南名士也其人秀羸明悟
靜而近道予已酉遊南都宜之年二十有餘所
著舉子業諸士已奉爲天人師非宜之所作所
選不輕以挂目上口精苦奉佛勤脩六度尤深
入淨土一門予時與一時同志要宜之爲冶城
社社中先後成進士舉於鄉者強半私計宜之
非巍科膺仕中人則往生極樂超三界者也久
之宜之歷試不第以明經聘脩成均志志成謁

選得鳳陽府別駕予聞而心憫焉惋惜之以宜
之之才之器齒猶未也俛首爲郡倅安然自處
於進士孝廉之後今年宜之貽我書曰吾向信
淨土未徹以爲進士孝廉似人生所不可無今
信徹矣乃知可以不必有而一郡倅無不可身
往者始愧予惜宜之者甚淺而所以自待者甚
薄也予深喜宜之學道有得世出世間誠有以
自處非苟而已也戲語宜之想孔子爲委吏乘
田柳下惠不卑小官仕運聽時有之胷中未必

有此一段安立處分然私計宜之以淨土爲安
立處分似以一官爲浮沈遊戲則其胷中疑有
一聊復爾爾之念而不必精力於其官之職也
夫天下事雖不可取著然胷中先有一聊復爾
爾之念則世出世間安往而可哉而宜之正不
然宜之就官以後曾寄我文數十首中多談中
都作史之事其文清歷幽曠猶似其爲人而其
意一出於篤摯精懇區區爲民請命吐心飲泣
必期於有濟而後已而予門人黃孝廉署穎上

教職者受宜之知最深而其知宜之亦甚悉爲
穎之人士請於予爲文紀之入要謂公下車禱
雨澇於神皆以血誠兩獲奇應脩復舊令屠公
所築潰堤待士教養有法溫厲兼濟治河通塞
具有方略理鈔務利商裕國而其大者在穎之
積敝以逋賦繫及無辜父終子及李代桃殭民
老於獄田荒於野而逋日益積繫日益堅且濫
公請於上惟徵及當年而其舊逋徐俟其歸耕
而償之又捐俸代補民始有生載穎上民隱一
書甚詳而予交官之久亦先聞其略矣予謂宜
之之致此有本也宜之學道人於魏科膺仕以
慧斷之爾乃於吏事民隱以慈航接之其願力
功行所及不可不謂往生回向之一助而宜之
無所欣厭於其間也若謂宜之先有淨土二字
於胷中而後不怏怏於此官或勉力於官而取
償於淨土無論取著害道卽其居官治民豈能
虛心細意輕安宛至如此哉昔人戲其友曰我
圖一官不得而子欲圖作佛不亦奢乎宜之於

作佛不敢以爲難而其作一官不敢以爲易所謂是法平等微見於署穎之一事而人未易窺其際也

閩文隨錄序

閩文隨錄者鍾子視閩學政時所試三郡生儒之文隨閱隨定隨定隨發隨發隨錄者也故事督學試士之文刻而行者所當試士之地則然他處則已焉試士而身在其地則然過去則已焉身不在其地與當其時而刻且行之者全錄則然缺則已焉鍾子試士於閩止三郡以憂歸楚數月矣友人孟孝廉誕先好其文而刻之問於鍾子曰子錄閩文名其文曰隨錄隨之義如斯而已乎鍾子曰隨圓義也淺深偏全在人之所會之夫士之試於有司也將求售於有司必將以徇乎有司之所求而有司之試士將才之憐而體之正亦必有所挾以求於士鍾子之教閩士也不惟不敢有所挾以求士而且深怪夫士之舍所學以徇吾所求者嘗記閩士曾請於

予文若何而必中予厲色荅之某知有好不好
文字不知有中不中文字正告諸生今寫其意
所欲言力所能言機緣所不容不言者凡以士
之應吾求者不如是則不真士有真品而後有
真文乃始因其才力機緣所至而後收之勿強
士之文以就我於以養其氣而全其所守文體
之中而士習寓焉此亦隨之義而鍾子之所以
教閩士者區區之念如此孟子曰吾今始得聞
隨之義也厥意遠厥用大矣然則閩文雖錄止
三郡子雖已去閩歸楚烏可不刻而行之也三
郡者延平福州興化也

靜明齋社業序

鍾子觀於近日應制文章體裁習尚之變深慮
其終而思目前補救之道莫急於社也然鍾子
在諸生時爲文實不知有所謂社且試最不利
姓名不出三家人亦無與爲社者以此亦自安
之私計時義以題爲師以古文及先正名家爲
友以心身爲衡爲鑑爲贄何往非社烏用羣居

終日爲已而自聽其才趣學術所之服習旣久亦復滿其所本有而快其所欲得如是是亦可以爲文矣此所論於一人文字之工拙而於其中體裁習尚邪正真僞之故關係世運者未之深思也何以明之三十年前士之所挾以自售與上之所求於士者淺深偏全不同同乎一真故上之所取卽士之所以爲法而士亦有所據以無疑無恐近之取士者稍有出入始而雜中而邪終而僞始而偶然中而以爲固然終而莫不皆然士雖有真才趣真學術相戒莫敢以其真者應故昔日文之衰責在主司然至主司戒莫敢以真者應爲士者抑何量主司之淺而自待之薄也則文至今日士亦與有責焉何者上取其僞士固欲爲真而不敢下相率爲僞上雖欲取其真者而不能今夫真者可久僞者易厭上厭之而士猶相習爲僞至求一真者不可得則豪傑之士未有愧且憤者也夫豪傑者能以士子之識力逆奪主司之好尚嘗試譬之如入海

求寶者其所賞識偏在明月夜光而海中所
有盡砒砒魚目也雖欲取明月夜光而不可得
也所賞識偏屬砒砒魚目而所有盡明月夜光
雖欲取砒砒魚目而亦不可得也夫文猶海也
衡文者入海求寶之人也士之文能使衡文者
舍其所欲取以從我則邪正真僞之關士亦不
可謂無權而要不可責之一人也故吾以爲其
道莫急於社社者衆之所爲非獨之所爲也吾
友京山譚素臣以文章領袖一邑久矣法宜早
達而屢舉不第私計素臣必稍匿其真以從時
及讀素臣之文骨力格趣如故而加銳加融焉
深喜素臣豪傑有志之士值今日物極必反厭
僞求真之際其業未有不售者乃素臣之內弟
夏無生少年發鋤精進適上與其邑之同志十
五人其文不同大要才趣學術坦然各見其天
予讀之愛畏兼抱素臣如果位圓成等妙後依
然金剛心中乾慧無生輩如未入信前已得無
生法忍爲因地心三昧了義不外乎是而况文

乎雖然天下事合則強而可以有所奪分則弱而不能有所勝吾故不願十五人者效夏子所爲而亟其乎社之務講乃諸子已先得我心集其文爲靜明齋社業矣且非獨十五人而已也邑中志士豈無如十五人者一邑皆然推之一郡一省莫不皆然况今日之士子卽他日之主司身當衡文之時人人持此一念以往何憂今日之文章邪者不正而僞者不真其於世道士習豈小補哉

仲弟婦王氏五十序

夫國威損而貞臣著國之恤也哲夫歿而貞婦顯家之替也凡爲人臣爲人婦者不得已而後以貞名者也豈忍以國恤家替自成其一身之貞哉雖然心有所不得已而事有所必不可無何以明之威已損矣夫已殞矣無可奈何矣而托於貞臣貞婦以留兩間之元氣而撐千古之大常是亦最後所攸賴之着然而不可必得也處無可奈何之時而冀望於不可必得之數幸

而得之是其輕重又豈止關於一身而已哉予
家世地寒獨讀書樂善不倦祖父兄弟事在家
傳中予兄弟五人長卽惺次愔次恡次悌次快
中間三人皆早夭愔尤甚年僅二十歲婦卽王
氏孀居二十八年矣悌二十八歲婦歐陽氏孀
居亦十六年恡三十九歲婦王氏妾董氏相繼
沒仲弟婦王今年五十矣婦京山名族爲予姑
夫王中丞姪中丞愛弟慧以其兄之子妻之早
譽驟貴猶掇之耳卽不然而椎布白首舉案相
莊作尋常百姓夫婦豈獨遠於人情而忍有
今日以貞婦之名顯哉然可論於弟在之時也
弟負剛腸奇骨卓然爲世男子齋志以沒爲弟
之親者曰兒已矣有婦在奈何爲兄若弟者曰
弟已矣有婦在奈何爲親若友者曰吾友已矣
有婦在奈何是雖未發諸口而言外意中深念
隱痛汨汨然有不可言者矣婦時年二十三歲
擁四月孤卽擬散髮至老形影相弔食貧茹戚
二十八年如一日而又不忍爲奇哀顯痛使有

聞於親友以傷父母兄弟之心然爲親者乃曰
兒有婦矣兄弟曰弟有婦矣親與友曰吾友有
婦矣夫女衆善皆自從夫一端而生貞名一立
而解親之憂釋兄弟之念豁親友之惋惜於是
乎在孝友嫻睦一行而衆善備焉此之謂也婦
雖不願有今日其在於今此一事亦何可少哉
今年天啓甲子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歲
昔舜年百歲終身慕父母然大孝之論至五十
已定惺雖不忍沒婦之貞然至今日而始有言

者蓋其慎也今四月孤昭夏巳二十八歲能養
其母娶婦有孫鳧亦六歲鼓篋就學繞膝含飴
以爲貞婦之報鄉有輿頌國有旌典婦雖不欲
有貞之名亦不可得不知婦原不見有冰蘂茶
蓼之苦亦不見有梨栗蘭玉之樂不見有燈窓
帷帳之戚故亦不見有絲綸坊表之榮且梨栗
蘭玉絲綸坊表之日又安有一息非冰蘂茶蓼
燈窓帷帳之日哉予猶記婦之族兄王幼秀茂
才談其世父光祿公時育爲侍御時首犯權相

分宜之鋒以死曰吾家科目蟬聯然惟鍾門一
女子可與侍御對知言哉請以是言爲五十之
祝婦孀後十三年而有悌婦歐陽氏之事今亦
年四十歲

引

荔枝咏小引

夫有絕世佳人於此吾生不得與之同其地接
其人襲其蘭蕙之香餐其醇醪之味覩其冰雪
之容雲霞之服有妙於言者舉其形神而寫之

筆舌之間縹渺遠近如昔人所謂詩中畫者對
之已如身至其地而接其八矣幸而又身至其
地接其人并其人之香之味之容服皆得而領
略之則其言之妙遂可廢乎余以爲惟身至其
地接其人者乃益知其言之妙而不能忘情於
其言也閩中荔枝其香味容服所謂絕世佳人
也予楚人生平向往之仙仙乎不勝藥珠羣玉
之思今年以督學至閩當荔子纂纂之日適有
延津之役不得乘果下馬攀條折枝采華茹實

食不能過二三顆輒罷或戲予遙聞聲而相思
日近前而不御而予竊自比阮嗣宗之好鄰女
終無所私或深於好者也至於篇章題咏贈之
以言則老學究之不暇爲風雅固矣憲長吾鄉
杜仲實先生獨能以公餘之日爲七言律三十
首紀之夫詠物之妙無如少陵然律能爲五言
而不必七言近日王元美能爲七言而不能至
數首未有屬詞庀材巨麗精切如公者蓋舉荔
子之香味容服遠體遠神一一傳之於詩如寫
照然何者公蓋接其入故言之獨妙而予幸身
至其地或始知其言之妙也異時公開府入閩
彼南國佳人卽公故知而予持公詩他往蓋無
歲不至其地無處不接其人乃知一騎紅塵崎
嶇險遠劣得妃子一開口而色香精神已失之
甚遠者何其計之勞且拙也

江夏紀事小引

予同年徐子卿精神文采照映一世才鋒面面
而土木形骸乍見如漁樵人從山澤間出慈心

熱腸栩栩然躍出於眉宇而戟髯電目音吐如
鐘雄豁開爽破盡樊籬而執身如處女戒僧皎
如冰霜蹶蹶瞿瞿似陶公之憂勤而風流絕世
西門之柳南樓之牀超然高寄世以爲賢者不
可測而予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初以進士爲
上海令同年中私計爲令莫良於子卿亦莫亨
於子卿然年餘以漕事被劾謫官楚之藩幕署
江夏事未幾爲真予以使事便道歸江上子卿
扁舟迎訪意氣安閒語予曰吾不稍蹶於上海
終身不知作官夫天下事固非一往書生習氣
所能任彼劾我者成我者也微子不信吾言之
誠故吾以告子予私服之畏之愧之此學道經
世人也秩滿稍遷爲水部郎以艱歸家居數年
出補兵部蓋十餘年矣手書江夏紀事萬餘言
寄其楚之門人龍夢先朗伯諸君心血焦腑文
字中和盤托出楚人士受刻之其文淹覈篤摯
如太史公河渠平準二書及貨殖傳嘗謂史遷
有經世才而不得試爲吏龔黃卓魯吏治彬彬

而不足於文不能自書其事若子卿者可謂兼
之然皆江夏一邑事且去今十餘年矣夫古之
巨公偉人有剔歷中外數十年而意滿於筮仕
之一官卽其作一官馳驅鞅掌靡事不爲而不
能忘情於官之一事夫此一官一事世或以爲
其人之美不必在是而心獨信之心獨信之而
其他不能奪焉者不自欺也不自欺之謂誠吾
所以知子卿者如是而已矣

蓮伯敬先生遺稿卷二

卷之四